



北京保利2017秋季拍卖会上，齐白石巨制《山水十二屏》在历经70余次竞价后，最终锁定在9.3亿元，创中国最贵艺术品世界纪录。（资料图片）

快 评

企业美术馆在拥有自己的“蒙娜丽莎”之后

范昕

豪资争掐拍场“尖货”

■本报记者 范昕

“每家美术馆都需要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这是美术界一句形象的比喻，说的是美术机构需要一定的高价值展品来证明自身价值，作为吸引参观人次的保证。不过，对于眼下一些拥有企业背景的美术馆而言，问题恰恰出在拥有了自己的“蒙娜丽莎”之后。

三家分别具有房地产商、电商和影视娱乐业企业背景的美术馆和艺术馆不久前在国内先后开馆，引发业界关注。其中的“镇馆之宝”汇聚了黄胄、齐白石、梵高、毕加索等的近年拍场上成交价上亿元的“明星拍品”。有人评价，论空间之气派，阵容之豪华，这些场馆个个令人惊艳。然而馆内兜上一圈，却难免让人犯嘀咕，他们的展览怎么越看越像拍卖预展？

言下之意有两层，一是展品多为近年来拍卖市场受到资本热捧的那些“熟面孔”，二是展品庞杂，拎不出主线亦无逻辑关联可言。事实上，这正是近年来蓬勃兴建的民营美术馆所呈现的典型面相——频频“撞脸”、贪大求全。类似的美术馆我们真的需要如此之多吗？

当下已进入企业收藏时代，回望近年来的拍卖市场，多少重磅拍品最终被企业收入囊中，并且是以不差钱的“天价”。没过多久，人们便瞧见这些拍品摇身变成企业新建美术馆里的镇馆之宝。且看新近开馆的这三家

美术馆里牵引人们最多目光的展品：地产商企业背景的美术馆中拥有黄胄《欢腾的草原》、齐白石《咫尺天涯山水册》、吴湖帆《万松金阙》。哪件不曾创造过轰动一时的“新闻效应”？新开业的有影视娱乐业企业背景的美术馆“野心”似乎更大，这里的收藏不仅连通古

今，还欲横贯东西，如以3.77亿元购得的梵高《雏菊与罂粟花》，以1.85亿元购得毕加索《盘发髻女子坐像》等，都成为其展品。

拥有企业坐镇的民营美术馆大多不差钱，为了几件像样的“镇馆之宝”不惜一掷千金；但是，拼到了“镇馆之

宝”之后，有多少美术馆想过后续发展的漫漫长路？

有业内专家直言，特色缺失是民营美术馆的普遍问题。越建越大，越来越“豪”不能解决美术馆的艺术特色问题。还有学者认为，民营美术馆在当下的特色发展应该优于公立的美术馆，可以作为公立美术馆的补充，充分发挥不同的审美理解和艺术追求。一定数量小而精的特色美术馆，对于城市而言就像是人们身边的艺术“色阶”，正是通过差异和梯度拓展了生活中的审美维度。

美术馆切忌定位同质化。每一家美术馆都应该根据自身的地理位置、文化土壤、学术目标等决定自身的形态。各式各样的美术馆所带来的多元化与多样性更能让观众感到欣喜。更重要的是，美术馆从物理存在中跳出来，与大众和城市建立起艺术和美的深层的连接，才是美术馆发展的关键。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克拉克艺术馆，长期专注于收藏从巴比松派到印象派的法国绘画作品，数量虽不多，但其藏品之精，令世界上许多一流大型美术馆也望尘莫及。日本箱根有座雕刻之森美术馆，凭借丰富的户外雕塑收藏形成鲜明特色，且以雕塑公园的方式让立体作品融入环境，让观者仿佛置身于作品与大自然组成的森林之中。这些，不正是国内很多民营美术馆可资借鉴的范本吗？

张 冰



《至爱梵高》

用梵高的眼睛看世界，从油画到电影，由静到动，由瞬间延展为叙事，让喜爱梵高的人感到惊奇不已。“像梵高一样活着”，哪怕只有95分钟，哪怕在他早已离开的世上。图为该片剧照。

《至爱梵高》：我们用画画表达敬意和问候

在美术馆看画，有时我会进入到图画的世界里，在其间遨游徜徉，并在想象里无限延展画中的空间与时间，尝试用画家的眼睛观察这个世界。真正能给观者看这种幻觉的作品是妙不可言的，现在，《至爱梵高：星空之谜》把这个心理过程以油画动画长片的形式再现了出来。

在我看来，表现人的心理是作为白日梦的电影最为擅长的事情。《至爱梵高》用梵高的眼睛看世界，从油画到电影，由静到动，由瞬间延展为叙事，让喜爱梵高的人感到惊奇不已。“像梵高一样活着”，哪怕只有95分钟，哪怕在他早已离开的世上。这大概也是影片的初衷。电影的开篇题词说：“我们只能用画画来表达对您的敬意和问候。”这部动画是被入“画”出来的，由于画家们的辛勤劳动，也由于梵高特殊的笔触，我们得以在影片开头看到星空这一笔一笔涂抹出来的痕迹。据说，开头一小段星空的戏，是一位画家花了六个月完成的。在一个电影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能够以如此的耐心复原手工绘画的工作，的确带给人一种扎实的质感——尽管仍然是虚拟的质感。

梵高只活了37岁，他的自杀至今都是传记作者争论不休的话题。影片聚焦文森特·梵高临终前的一段日子，通过梵高生前接触到的不同人的讲述，探寻梵高的死因。《至爱梵高》有一个电影当中十分经典的“寻找”模式，邮差约瑟夫·鲁兰让他的儿子阿尔芒为文森特·梵高送信，信是文森特写给弟弟提奥的，却被房东压了两年，而这时，距离梵高自杀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了。这个小伙子一出场，穿着一身黄西装，带着不耐烦的神气，鲁莽而略显轻佻。他和父亲交谈，对梵高的自杀品头论足，认为那就是软弱，然后将信将疑地踏上送信的旅程。一开始，他要寻找提奥，在拜访了巴黎画商之后，他发现提奥在梵高死后五个月就追随哥哥而去，于是他只

好另寻一位合适的收信人。但走着走着，阿尔芒被不同人讲述出来的梵高所吸引，转而探寻梵高的死因。杀死梵高的可能是众人的排挤，对爱情求而不得的伤痛，是情人父亲的干预，也可能是爱捉弄人的富家子雷内，是嫉妒他才华的医生……直到结束，阿尔芒也没有探寻到一个确切的答案，但他在这个过程中却意识到自己失去了工作，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同时，他也从一个平庸的邻人变成了一个具有同情心的人，他质问船夫为何不去帮助梵高，在插着雏菊的傻孩子被三个醉鬼欺负时，他愤怒地殴打了醉鬼。在这个经典的故事结构里，阿尔芒以寻找梵高开始，最后他自己发生了变化，完成了某种类似成长的一跃。观众追随着阿尔芒，也质问着自己，尽管梵高在死后被奉为传

奇，但，倘或我们就是梵高的邻人，我们会签下那份驱逐协议，还是为了保护天才仗义执言？这种立足于阿尔芒的“普通人”视点，成就了《至爱梵高》的当代立场。影片的英文名Loving Vincent，是梵高写给提奥的每一封信的落款，与他的自传体书信集《亲爱的提奥》恰好形成一对开头与结尾的呼应关系。而这部电影，也像是导演与画家借梵高之手写给当代人的一封信，和许多梵高传记片喜欢穿越情节类似，这也可以视作梵高在当代作品里的还魂。

但是，既然身为“后来者”和“普通人”，又如何能与梵高共享同一个观察、描绘世界的方法呢？梵高不止一次地表达过：“我要做的不是描绘照相式的相似性，而是表现情感状态。”他的绘画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他

总是把自己强烈的情感赋予画笔下需要表现的对象。在写给提奥的信里，他懊恼地说，一个正在倒簸箕的妇女在她的生活环境里身上可以显露出某种典型与神秘的东西，作为模特坐在画室里却失掉了这种东西。如果我们重读梵高的这些文字，就不难发现，《至爱梵高》对梵高作品的挪用，只达到了一种“照相式的相似”，如同倒簸箕的妇女坐进了画室，丧失了整体性。譬如，有一场戏，阿尔芒坐在麦田里和玛格丽特·加歇聊天，背景直接挪用了梵高的麦田，影片要表达的情感与画作原本的情感是貌合神离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至爱梵高》的表现形式虽然引人注目，却又多少有些偷懒了吧。“像梵高一样活着”，并不是容易的事情。（作者系影评人）

林兆华新版《三姐妹·等待戈多》亮相上海

19年后再次追问等待的意义

■本报记者 董薇菁

由知名导演林兆华创作的话剧《三姐妹·等待戈多》新版日前亮相上海保利大剧院，开启全国巡演。

《三姐妹·等待戈多》可谓林兆华最具争议的实验话剧作品。1998年，林兆华将“等待”提炼为共同主题，把契诃夫与贝克特这两位戏剧大师的经典之作《三姐妹》与《等待戈多》做了一个“拼贴”。契诃夫笔下的“三姐妹”是名门之后，她们住在远离莫斯科的小城，活得死气沉沉。三姐妹想要回到莫斯科，但始终没有出发。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则是荒诞派戏剧的扛鼎之作，两个流浪汉百无聊赖地等待着一个叫戈多的人，但戈多从始至终都没有出现。没人知道他们为何等待，也没人知道他们要等到何时。“拼贴”而成的《三姐妹·等待戈多》由濮存昕、陈建斌主演，他们既要饰演“等

待戈多”部分里的两个流浪汉，还要演出“三姐妹”里的军官和男爵。

不过，《三姐妹·等待戈多》首演时却遭遇票房“滑铁卢”，在能容纳上千人的首都剧场首演时最少的一场只卖出几十张票，这让原定30场的演出一下缩减到12场。同时口碑也遭遇两极分化，有人热泪盈眶，说这是林兆华戏剧的巅峰之作。作家余华称赞作品将契诃夫忧郁的优美和贝克特悲哀的粗俗，安置在同一个舞台和同一个时间里，令人惊讶，又使人惊喜。但也有人“无动于衷”，表示完全看不懂。

新版《三姐妹·等待戈多》中，原版中濮存昕、陈建斌饰演的角色由年轻演员张若昀、崔永平接过了。在舞台上，三姐妹的“家”是一座水中央的孤岛，孤岛之外是一棵树，两个流浪汉在树下等待戈多。两部戏剧的主人公生活在各自世界，一水之隔，台词交错。



林兆华新版话剧《三姐妹·等待戈多》日前在上海保利大剧院首演。（林兆华戏剧工作室供图）

民族乐器是上好石材 需要作曲家用巧手雕琢

——大提琴家王健谈大提琴与笙双协奏曲《度》及音乐教育

■本报记者 姜方

“大提琴表现了玄奘的人性，笙则饱含禅意与自然的永恒。”大提琴家王健如此阐述他对大提琴与笙双协奏曲《度》的理解。上周，王健携手笙演奏家贾磊，与张洁敏执棒的上海交响乐团来到上交音乐厅，共同演绎这首作曲家赵麟以《大唐西域记》为灵感而作的《度》。

《度》由上海交响乐团、中国爱乐乐团、广州交响乐团联合委约。演出前王健告诉记者，诸如笙等中国民族乐器惊艳了不少海外音乐家与观众。“有西方友人把笙翻译为‘手握的管风琴’，称赞它的发声原理与制作精巧的管风琴类似，但哨片又使用原始材料制作，演奏时那尖锐明亮、纯洁淳朴的声音，具有西方乐器绝对没有的色泽。”

“民族乐器如同上好的石材，需要作曲家用巧手雕琢，这样才能让更多人欣赏到它们的美。”王健不无担忧地表示，眼下包含民乐元素的作品，从最初创作到后续舞台呈现存在诸多问题，“如果写出的曲子无法真正打动人心，缺乏完整的演出体系和有品质的营销，这样就很难吸引观众特别是年轻人的注意。再好的原材料，也需要得到发掘与呵护，并运用漂亮的方式使其为世人瞩目。”

中国民族乐器完全可以发出更深沉的声音

大提琴与笙双协奏曲《度》，由“相”“喜”“悟”三个乐章构成，通过音乐重塑古人西行万里寻找真理的心路。演奏过程中，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两件乐器将展开一场心灵对话。“笙是一种定力很强的乐器，它给人以坦然、永恒的感觉；而大提琴在揉弦时声音会激荡人心，两者何时应并行而去，何时应截然相反，需要演奏者的悟性。”在他看来，《度》中极具西域风情的音乐，既描绘了玄奘西行时的见闻，也展现了人性的波动。

相关链接

王健谈女儿及音乐早教

如今的王健，除了陪他32年的阿玛蒂大提琴，还有了幸福的家庭和一岁多的女儿。王健表示：“如果女儿对拉琴感兴趣，我会好好教授她，愿她能钻进音乐的世界中去，当你学会并且理解以后再进去，才能更加刻骨铭心。”

“如果我的女儿不从事音乐，在其他任何行业都会比我有建树，也许更容易获得快乐吧。”在王健看来，全世

界不靠演奏室内乐、重奏或者教书，完全可以只凭独奏立身的职业大提琴家，不到20人，音乐演奏行业的高淘汰率正是如此残酷。“想要跻身最优演奏家

家的行列，需要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和不少家长一样，王健同样为选择女儿的早教音乐绞尽脑汁。“有人说让孩子多听莫扎特的音乐相对合适，我认为这有一定道理，因为莫扎特的音乐给人以欣欣向荣之感。而贝多芬则表达了唯有不断披荆斩棘，才能开辟出一个新世界；至于柴可夫斯基，他有时会告诉你即使披荆斩棘，到最后也有可能无济于事。”王健给女儿聆听的早教音乐，很多并非自己的最爱，“女儿还小，要先多接触那些饱含希望的音乐。”